

延边地区朝鲜族语言使用现状研究

金菊花¹⁾

目 录

一、调查对象选定意义及调查方法	三、语言行为多维分析
(一) 调查对象选定意义	(一) 语言态度定意义
(二) 调查方法	(二) 语言接触
二、调查样本数据统计	四、结论
(一)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二) 调查对象具体语言使用情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来源于朝鲜半岛，后定居下来。现有人口192.3842万²⁾，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也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历史悠久，早在26000年以前旧石器晚期，在延边大地上就已有“安图人”生息活动。“延边”一词最早出现在1920年前后，由于地处三国交界的沿边，又归延吉边务公署管辖，故称之为延边。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朝鲜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在这里朝鲜族是自治州行使自治权的主体民族。在我国民族区域制度写入了宪法，民族自治从政策和制度上有了保障，受法律的保护，从1952年9月3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里主要居住着汉族、朝鲜族、满族、回族4个民族和21个少数民族成份。2004年底，延边总人口为217.7万人，其中汉族占59.3%，朝鲜族占37.7%，满族占59.3%，回族占0.3%，其他少数民族占0.3%。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敦化、安图、汪清；朝鲜族人口主要分布在龙井、延吉、图们³⁾。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进入21世以来中国在多变的世界发展中得到了快速发展，有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置身于这样的大环境，延边地区朝鲜族的语言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全民双语水平又有怎样的提高，值得我们去关注。

有关延边地区朝鲜语使用现状的调查，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较为成规模的研究。第一次是1982年6月到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研所组织的调查组，对东北三省朝鲜族聚集区进行朝鲜语方言调查，并撰写了《朝鲜语简志》；第二次是与1986年至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研所组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课题组，又一次赴延调查，并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发展问题》；第三次是由延边大学于1990年至1993年组织《朝鲜语和汉语的关系调查组》，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朝鲜语和汉语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编著有《朝鲜语和汉语的关系调查》。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延边地区语言接触、语言规范、双语教育有关的深入调查研究未有效全面展开，尤其是结合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后受诸多新社会经济因素，延边地区诸多社会语言学现象值得我们去探讨。

1) 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 朝鲜言语文学系 2007级博士研究生 语言对比与翻译理论研究

2)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这里不包括现役军人5,854。

3) 引用至《延边统计年鉴》(2005)，延边州统计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p2.

一、调查对象选定意义及调查方法

(一) 调查对象选定意义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中朝俄三国边界，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是语言接触、语言使用、双语多语共存的特殊地区，对整个中国朝鲜语的辐射面广，影响较大，是研究中国朝鲜语与韩语、朝鲜的语言以及汉语的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研究的理想之地，因此对延边地区进行较广且深入的一次调研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朝鲜族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也是朝鲜语语言文字政策的策源地和语言规范中心，对整个朝鲜语的规范和未来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调查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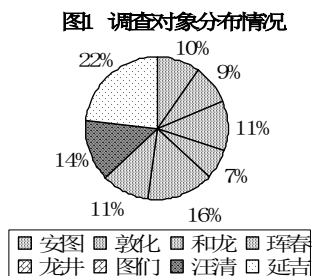
为调查延边地区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语言规范和双语使用情况，探索跨境民族语言的接触、语言变异规律，进而为语言规范提供参考性的理论依据、并为延边地区今后的双语发展提供若干建设性意见，由17人组成的本调查组于2006年7月22日至8月10日在延边地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语言调查。此次调查组分3个小组赴延吉、敦化、图们、和龙、安图、琿春、龙井、汪清等八个县市，走访州县市民委、语委、教育局、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幼儿园等83个单位，同时专访专家学者、干部、群众、工人、大中小学教师、学生等1080多人次，进行面谈深访，并收回900多份问卷调查。调查分为问卷调查和面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客观性。问卷调查从社会学和语言本体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宏观社会语言调查共设50大题，具体的语言使用情况属纯语言学的研究，其中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翻译等几个内容，共设200多小题。本文为问卷第一部分内容的一个总结分析，属宏观考察，主要从社会学、民族学等有关角度进行考察。

此次问卷调查主要采取调查人定点发放，由调查人无记名方式自填问卷的方法。基于调查内容，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图表统计，文献查证和文化阐述的方法。一方面力求客观反映延边地区不同阶层朝鲜语使用情况，另一方面试图在材料基础之上提出问题、寻找规律，并力求论证理论假设、提高信服力和阐述力度。

二、调查样本数据统计

(一)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1、 调查问卷分布情况



此次调查发放1000份问卷调查，收回907份，除无效问卷⁴⁾50多份，有效问卷共851份，下面统计数据均由这些问卷产生。此次调查涉及延边地区8个县市，涉及面较广，为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努力做到问卷的覆盖面广、涉及人群较多，其调查结果均在合理范围之内，基本上达到了

4) 这里指的无效问卷为漏填、信息不可靠的问卷，暂不列入调查范围。

预期目标。

2、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1) 性别和年龄

图2 调查对象性别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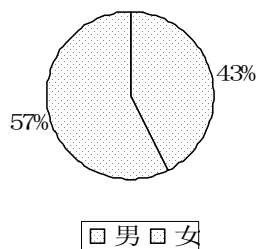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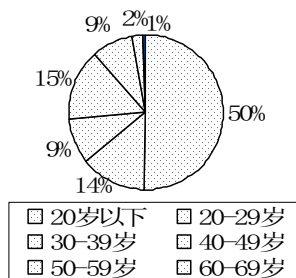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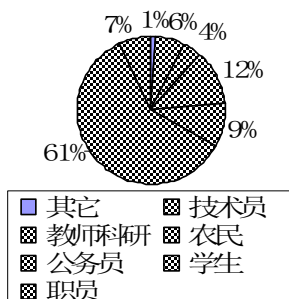
图3 调查对象年龄情况



如图2所示，其中男性占43%，女性占57%，男性被调查者占有较大比重。如图3所示，20岁以下的人占50%，其次是40-49岁和20-29岁的被调查者，位居第二和第三，各占15%和14%，而30-39岁和50-59岁的被调查者次之，各占9%，60-80岁的人仅占调查对象的3%。3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和40-49岁的被调查者占七成。事实表明30-39岁的青年人作为社会发展中坚力量，只占被调查者的9%，这也基本上反映了客观现实，中坚力量的减少和流失，使得延边地区总人口从2002年开始出现负增长⁵⁾，且这一速度在加快，而在这之前总人口却呈现出稳定的增长势头，人口问题已成为延边地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调查对象也能反映这一社会问题。

(2) 职业

图4 调查对象职业情况



如图4所示，61%的被调查对象为学生，农民占12%，公务员和公司职员占9%和7%，技术人员和教师科研各占6%和4%，总体上看技术类所占比例较少，仅为26%。这一数据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延边地区经济结构中产业比例及从业人员的比例持怀疑态度。从1995年开始延边地区的从业人员从112.85万逐年递减，并一直持续到2003年⁶⁾，2004年这一现象才得到抑制，同时在岗职工也在递减，从1995年的61.95万减少为2004年的28.04万。社会从业人员构成中我们能够发现第三产业的比例1995年的情况为第一产业占32.34%，第二产业占34.79%，第三产业占31.87。到2004年这一均衡的结构变化为“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第一产业占39.46%，第二产业占16.48%，第三产业占44.0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从1990开始一直下滑，其他产业则稳步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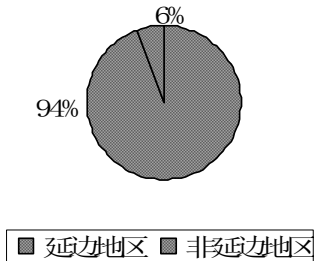
5) 同上，2001年延边地区总人口为218.79万，2002年末为218.77万，2003年末为218.57万，2004年末为217.71万人。

6) 同上。1995年延边地区的从业人员112.85万，2000年85.44万，2001年82.48万，2002年再次减少到82.02万，2003年末81.82万。

展，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⁷⁾。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也能够看见上述数据并非偶然，同时表明延边已成为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

(3) 出生地

图5 调查对象出生地



从图5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人都出生在延边地区，这样为我们此次调查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考数据。另外这些非延边地区的人均属于就读于延边地区的大学生或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延边工作的大学生，且占很少比例。这些留在延边工作的大学生一般在学校或电台政府等事业单位工作，文化程度较高。

(二) 调查对象具体语言使用情况

1、调查对象语言文字能力

(1) 母语能力

图6 调查对象母语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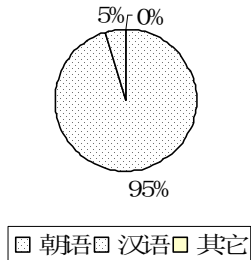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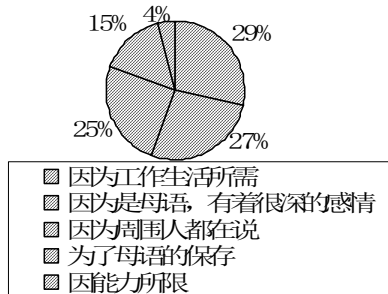


图7 调查对象使用朝语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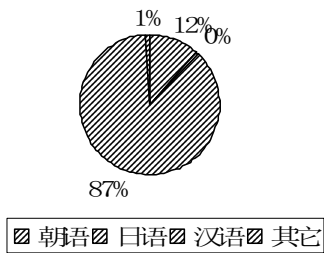


这里我们所指的母语是人出生后第一个掌握的语言。从图中可以看到95%的人母语是朝语，汉语只有5%。在使用朝语的原因问题上，有54%的被调查者中表示因工作和周围人等原因才使用了朝语，而源于对母语的的感情及为母语的保存的调查对象占42%。可见对母语的的感情和环境因素是被调查者使用朝语的主要原因。

(2) 第二语言能力

7)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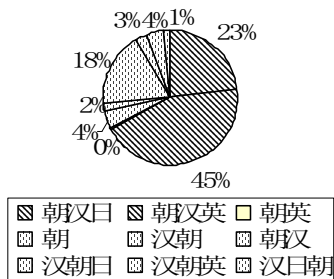
图8 调查对象第二语言情况



如图所示，第二语言大多数为汉语，这同双语教学和所处的大的环境有关。

(3) 熟练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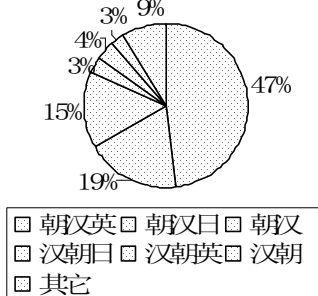
图9 调查对象语言掌握情况



如图所示近20%的人是双语人，而76%的人除了朝韩双语之外，还掌握一门英语或日语，而这样多样的外语语种则同学校开设的外语课程有关。

(4) 熟练掌握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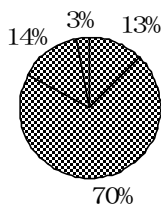
图10 调查对象文字掌握情况



如图所示，76%的人会多语种，也会书写多种文字，这同图9的会外语的双语人数所占的比例不谋而合。而朝汉双语人只占18%，比图9的双语人少2%。从客观情况来看，这说明会外语的双语人几乎是经过学校学习掌握了母语以外的语言文字，因此这一类人不仅会说，而且也能书写，但是朝韩双语人中有一部分人群只会说，不会写，这说明这一部分人不是通过正规学习来掌握了第二语言，环境导致的因素应该成为其主要原因，这也较客观地反映了语言接触这一客观现实。

(5) 调查对象掌握母语以外语言文字的途径

图11 调查对象掌握母语以外语言文字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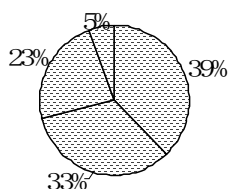


小时候 学校 民族接触 其它

如图11所示，延边地区的双语教学促使七成的被调查者通过学校教育来系统学习了除母语以外的语言，即第二语言。朝鲜族聚居这样一个大环境，也造就27%的被调查者通过民族接触来掌握了除母语之外的另外一种语言，即第二语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延边双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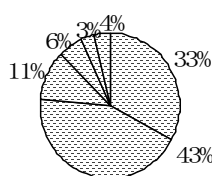
(6) 汉语使用能力

图12 调查对象汉语听说能力



任何情况下都能流利
能听汉语广播和看懂汉语电视节目
能用汉语进行简单交流
只能听懂一般招呼和一些简单的话

图13 调查对象汉语读写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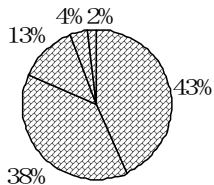
能读或能进行书面语写作
能够阅读书、报纸、在职和一般公文
能够写真表和写信
能够多写自己的姓名和简单的词
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或简单的招牌
只能听说 不能读写

从图12和13可以看出延边地区有七成的人已具备一般或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但30%的人只涉及简单的日常对话和商店招牌，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尽管没有完全掌握汉语，但这并不影响学习生活工作。因为在延边地区朝鲜语是通用语言，即便汉语水平只达到能够写出自己姓名的水平，这也不影响部分不会汉语的人的生活品质。

2、具体语言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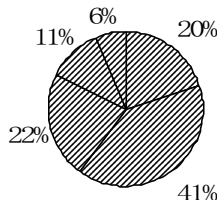
(1) 朝语使用情况

图14 调查对象在家使用朝语的情况



全部使用 大多数使用
经常使用 较少使用
偶尔使用

图15 调查对象在工作单位使用朝语的情况



全部使用 大多数使用
经常使用 较少使用
偶尔使用

图16 调查对象见面打招呼时使用朝语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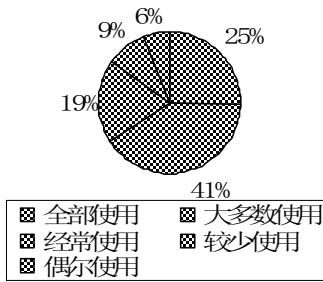


图17 调查对象平时聊天时使用朝语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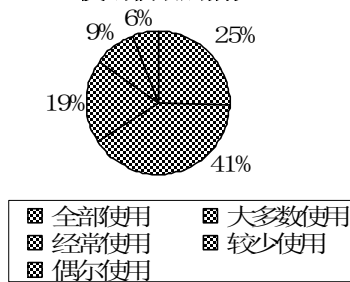


图18 调查对象和别人说心里话时使用朝语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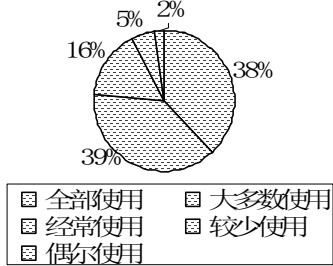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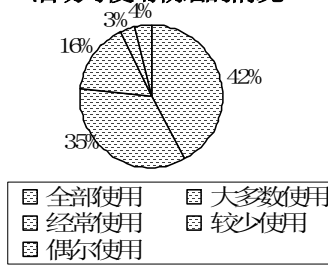


图19 调查对象在举行民族活动时使用朝语的情况



上述6个图表明被调查者使用朝语的频率相当高。不管在家里、在工作单位，还是见面打招呼、平时聊天、倾诉心里话或举行民族活动的时候，朝语始终是他们主要用语之一。与此同时汉语伴随他们并贯穿这些言语活动。

(2) 其他语言使用情况

图20 调查对象日常生活中语言混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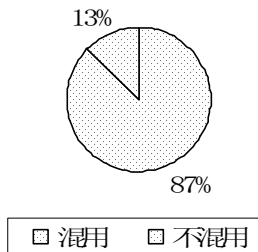


图21 调查对象语言混用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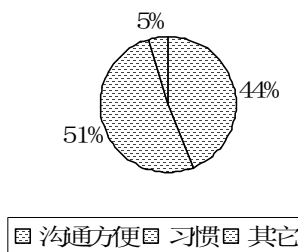


图22 调查对象经常语言混用的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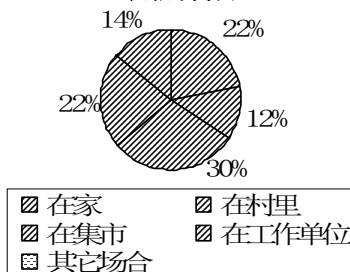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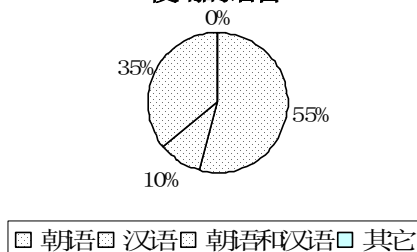


图23 调查对象思考问题时使用的语言



说到汉语，延边地区既有双语使用，也有语言混用现象，而且这一现象非常普遍。通过上述6个图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已习惯这种语言混用，他们觉得这种语言混用有助于沟通、很方

便。同时家、工作单位（村子/学校）、集市都是他们语言混用最为普遍的场所，不难看出被调查者语言混用贯穿于他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且已经非常根深蒂固。同时被调查者大部分可以双语思维，据相关研究表明同时用双语进行思考的人比起用一种语言思考的人思维活动较为敏捷，且有助于大脑开发。

(3) 与不同对象使用的语言

图24 调查对象跟爷爷辈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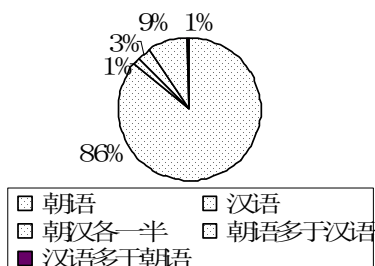


图25 调查对象跟父辈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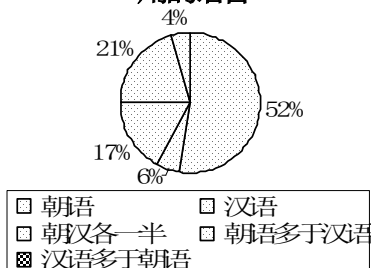


图26 调查对象跟兄弟姐妹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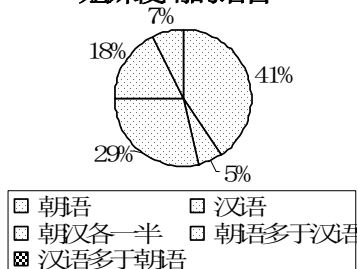


图27 调查对象跟儿子辈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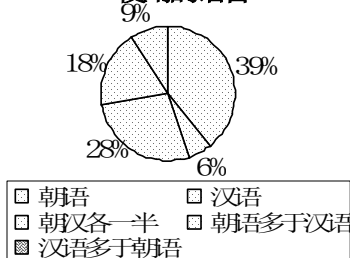


图28 调查对象跟孙子辈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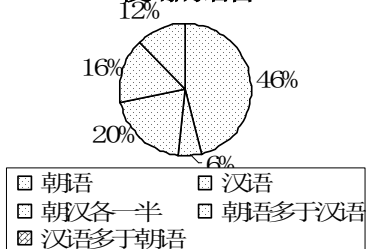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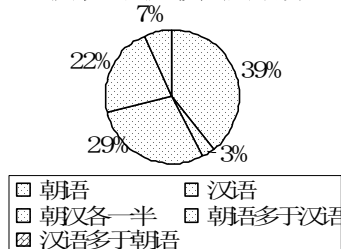


图29 调查对象跟同辈或较亲近的人使用的语言



上述6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爷爷辈到父辈再到兄弟姐妹及儿子辈，使用朝语的比重在减少，逐而代替的是双语或汉语。这同时也表明代际关系对语言使用也起着一定的影响，平辈或较为亲近的人之间的语言混用现象较为明显，但在家庭用朝语沟通仍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图30 调查对象跟20以下的年轻人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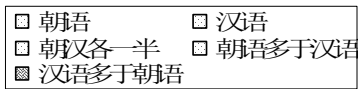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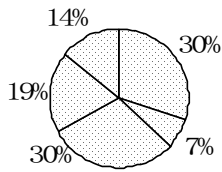


图31 调查对象跟政府官员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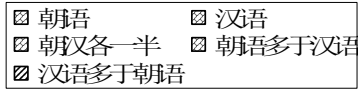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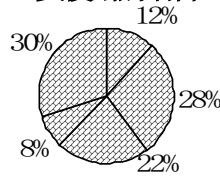


图32 调查对象跟同事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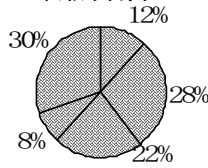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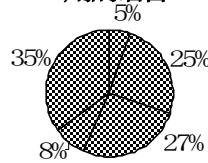


图33 调查对象跟商贩使用的语言



上述4个图所示日常生活中被调查者同政府官员、同事、商贩交流时,使用的汉语比重很大,同前面家庭内部语言成明显的对比,这表明汉语在社会中充当着正式或官方通用语言的角色。而同20岁以下的年轻人交流时使用汉语交流只占9%,这表明在被调查者的潜意识中朝鲜语更多的是非正式语,是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因此尤其同政府官员、同事、商贩交流时就会混用汉语和朝鲜语,朝鲜语的这种社会功能同时也是导致周围的汉族接触和熟悉并掌握朝鲜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4) 所经常接触的报纸影视语言

图34 调查对象平时阅读的报刊语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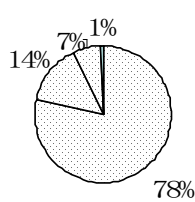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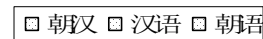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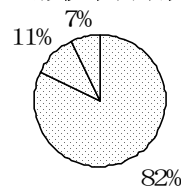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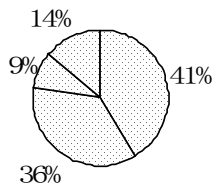
图35 调查对象平时收看的影视节目语种



如图所示,被调查者在媒体报纸语言的选择上以朝语为主,汉语为辅。延边地区有朝鲜语电台和电视台,也有有线电视节目,因此他们有了能多接触母语的机会,这也是多年来坚持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成效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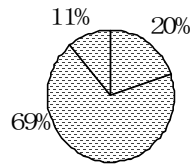
(5) 外来语的使用

图36 调查对象学习外来语的途径



□ 学校 □ 媒体 □ 互联网 □ 与人接触

图37 调查对象对使用外来语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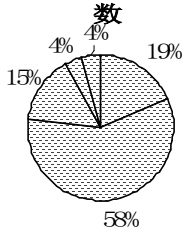


■ 有损语言的整齐性
■ 适应时代发展
■ 借来顺手, 很方便

被调查者中有60%的人认为使用外来语的频率一般, 31%的人认为频率高, 只有9%的人认为频率低。事实上他们接触外来语是通过媒体和学校, 这占调查人数的78%, 同时大多数人认为外来语的使用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外来语代表的是新事物或者是新的信息, 如果不掌握, 就等于落后于时代, 却不曾考虑这种外来语的泛滥甚至可以影响语言的完整性, 没有从语言的整体性去看待外来语的使用。这就提醒有关人士和有关部门需要对这种外来语给予足够的重视, 也需要专家们对外来语的引进和规范进行潜心研究, 同时要从政府角度去推广和普及。总之语言规范要有政策保障, 语言政策要适应和满足语言使用及人们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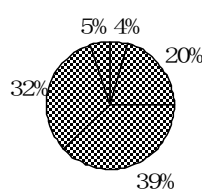
3、周围汉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接触影响

图38 调查对象居住地区汉族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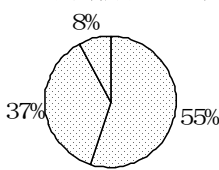
■ 非常多 ■ 较多 ■ 不太多
■ 很少 ■ 没有

图39 调查对象所居地区懂朝鲜语的汉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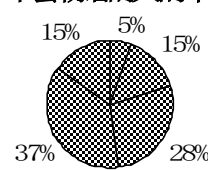
■ 非常多 ■ 较多 ■ 不太多
■ 很少 ■ 没有

图40 调查对象周围会汉语而不会朝鲜语的人数



□ 有 □ 没有 □ 不知道

图41 调查对象周围会汉语而不会朝鲜语的人的年龄



■ 六十岁以上 ■ 四十至五十岁
■ 二十至三十岁 ■ 十岁至二十岁
■ 十岁以下

被调查者中73%的人认为所居住地区汉族多, 且71%的人认为周围的汉族不会汉语, 63%的人认为周围还是有不懂朝鲜语的汉族, 他们中的80%都是30岁以下。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占全州59.3%的汉族还是较分散在延边地区,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同朝族人的交流接触的频繁, 30岁之后就逐渐在同朝鲜族接触中掌握朝鲜语, 这是朝语带给汉族的影响。

图42 调查对象怎样对周围只会汉语而不会朝语的汉族进行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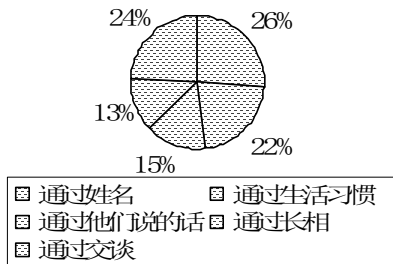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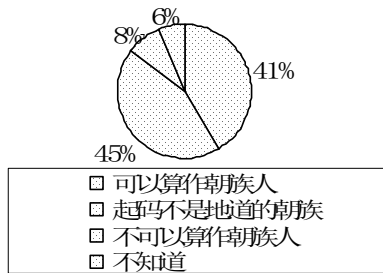


图43 调查对象对只会汉语而不会朝语的汉族的民族认同



语言作为重要的民族特征之一，事实上延边地区被调查者中有65%的被调查者把姓名，话语，交谈等语言有关的因素作为区分周围汉族和朝鲜族的标底，可见语言是区分不同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民族认同方面非常多样，表现得非常主观，认为周围的汉族即使不懂朝语，但是可以算作朝族（含不是地道的朝族）的人占86%，6%的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民族成分并非特别敏感，采取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度，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族融和和民族政策的成效。

4、子女语言掌握情况

(1) 子女语言朝语掌握情况

图44 调查对象子女学习朝语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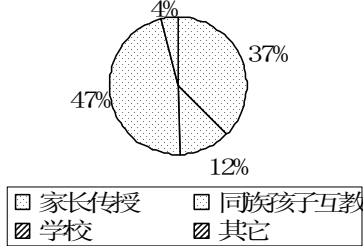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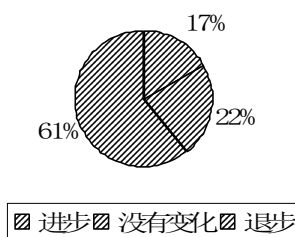


图45 调查对象认为子女上学后朝语能力的变化



被调查者中近一半的人是在学校学习朝语的，但也有61%的人认为子女上学后朝语能力反而下降，究竟双语教学对母语的能力有没有削弱作用，还有待于从更加客观的视角进行剖析。

(2) 通婚有关态度

图46 调查对象对通婚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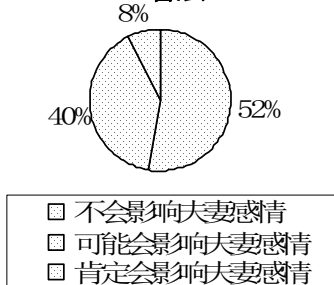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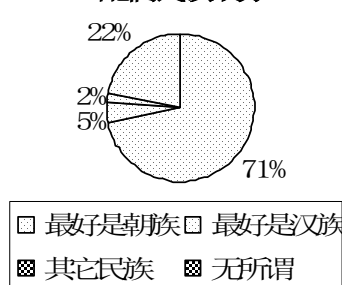


图47 调查对象希望子女配偶民族成分



在通婚问题上，被调查者有52%的人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认为不会影响夫妻感情。对子女配偶民族成分上，选择朝族的被调查对象占71%，由此可以看出族内婚姻还是朝鲜族婚姻的主要形式。但表示无所谓的被调查者占22%，相对占较大比重，可见有部分人的婚姻观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

(3) 对待母语的态度

图48 调查对象对子女掌握朝语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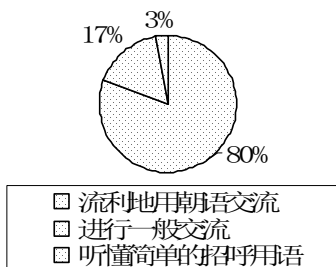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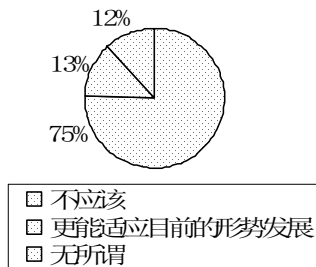


图49 调查对象对子女不懂朝语的态度



如图所示，有80%的被调查者还是希望子女能够流利地掌握朝语，且有7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子女不懂朝语不应该，可见被调查者对母语持有很深的感情。

(4) 对待汉语的态度

图50 调查对象与双语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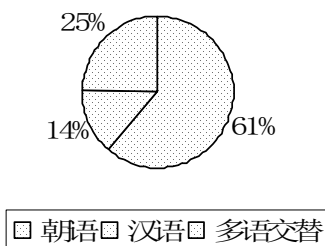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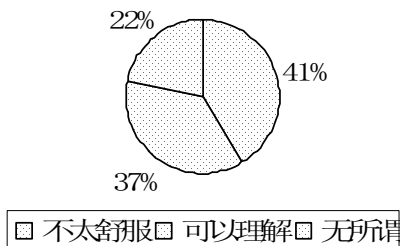


图51 调查对象与双语人交谈时对对方使用汉语的看法



如图50所示，同即会汉语又会朝语的双语人交流时，使用朝语的被调查对象占61%，25%则选择多语。同时37%的被调查对象对对方不使用朝语感到不舒服，可见对对方不使用朝语很敏感。上述分析也间接地反映出被调查者对母语持有很深的感情，甚至表现出希望会双语的对方用朝语进行交流，这是源于用母语情感交流的一种心理期待。

(5) 对待双语的态度

图52 调查对象对使用双语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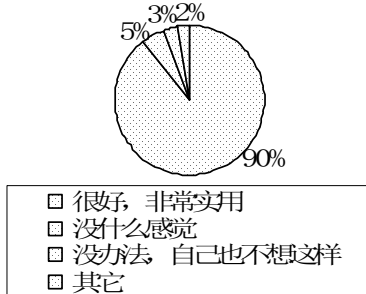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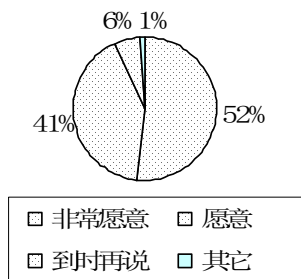


图53 调查对象对子女接受双语教育的希望度



如图所示90%的被调查者对自己使用双语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有93%的被调查者希望子女接受双语教育。

(6) 对待外语的态度

图54 调查对象认为对子女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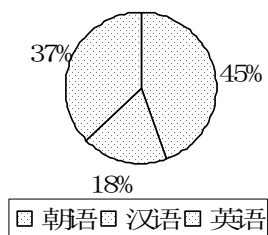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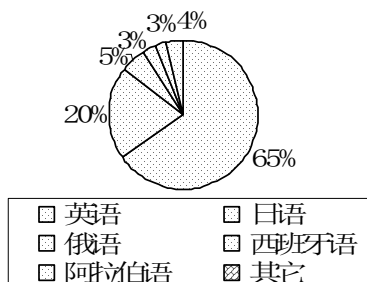


图55 调查对象对子女掌握一种外语的希望



如图所示，除45%的人认为母语最重要外，37%的被调查者认为英语是最重要的语言，这表明调查对象目光放远，具有国际化眼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对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希望子女掌握英语这门外语的被调查者占65%。

(7) 对待民族政策的态度

图55 调查对象所居地区朝族和汉族民族关系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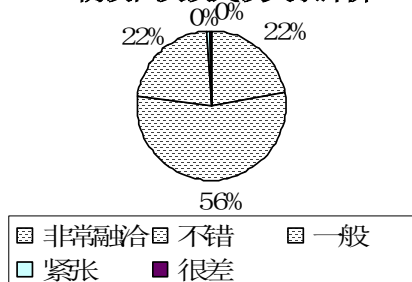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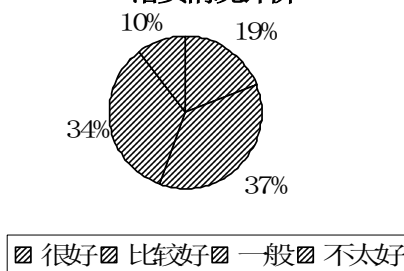


图56 调查对象对民族政策落实情况评价



如图所示78%的被调查者对延边地区的民族关系比较满意，且有7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国家对延边地区的民族政策落实得情况较为满意。

三、语言行为多维分析

什么是语言行为？不同的学者常有不同的回答。前苏联语言学家杰米扬科夫曾列举出14种语言学概念帮助对语言行为的不同理解。简单地说来，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信息交流的行为就是语言行为⁸⁾。但是这种定义看似简单，却潜藏着许多极为复杂、极为棘手的一系列问题。下面我们对语言行为进行主客观原因分析，主要从语言态度和语言接触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也称语言观念或语言观，是指个人或集团（包括方言区、民族等）对某种语言的价值如何评价及其行为倾向，包含如何认识和理解某种语言的地位，对某种语言采取什么样的情感，是喜欢还是厌恶，是赞成还是反对，是尊重还是轻蔑等。语言态度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语言观念的因素有来自语言外部的，如人口比例、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民族心理等；也有语言本身的，如语言类型特点、语言交际功能等。

双语人的语言态度主要表现在对待母语和对待第二语言的各种不同的态度。

此次调查显示对延边地区的被调查者在使用朝语（母语）的原因问题上，54%的被调查者表示因工作和周围人等环境为其原因，而源于对母语的感及为母语的保存的调查对象占42%。可

8) 云桂宾，《语言行为和语言技能》，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

见对母语所持有的特有感情和地理因素、文化教育背景是被调查者使用朝语的主要原因。同时延边地区的调查对象中70%左右已完全具备基本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够进行一般交流，而30%的人能用汉语进行最为简单的活动，如写自己的姓名、看商店招牌、听懂简单的招呼等，因此可以称得上是双语人。同时90%的被调查者对自己使用双语感到非常满意，93%的被调查者希望子女接受双语教育。

调查显示80%的被调查者还是希望子女流利地掌握朝语，且有7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子女不懂朝语是不应该，可见被调查者对母语持有很深的感情。同即同会汉语又会朝语的双语人交流时，使用朝语被调查对象占调查总数的61%，25%则选择多语。而37%的被调查对象对对方不使用朝语较为敏感。这些数据都间接地反映了被调查者对母语持有很深的感情，甚至也表现为希望会双语的对方用朝语进行交流，这是源于用母语情感交流的一种心理期待和隐性的社会认同，持有一种维护母语的态度。每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对自己的语言具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感情，体现了对母语的忠诚并成为一种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从未放弃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意味着被调查对象固守这本族团体的语言规范心理和语言价值观。

对第二语言汉语的态度问题方面，若谈话对象是双语人，沟通时若对方不使用朝语，而使用汉语，调查显示有41%的人表示可以理解，而37%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太舒服，22%的被调查者表示无所谓。在延边地区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地区，少数人团体与多数人团体不可避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通常少数人团体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受到来自多数人团体的影响时，其中一些成员会吃放弃母语的态度，因此如何对待第二语言，双语人在评价其第二语言时，常常将它与母语进行比较，而且还将两种语言所属的文化模式和两种语言所属的团体加以比较，从而决定自己对待第二语言的态度。如果第二语言的社会功能大于母语的社会功能，那么母语团体的成员一半对第二语言表肯定态度。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仍然忠实于自己的母语，对母语也持肯定态度。在决定这种态度的取舍中，认识成分与情感成分同时在起作用。因此通过此次调查可以得出延边地区的被调查者对待汉语立足客观比较务实，又从情感上持维系母语的态度，属开放型。

除45%的人认为母语最重要之外，有37%的被调查者认为英语是最重要的语言，说明目光放远，具有较为开放的国际化眼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对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希望子女掌握英语这一门外语的被调查者占65%。同时被调查者中有60%的人认为使用外来语的频率一般，31%的人认为频率高，只有9%的人认为这一频率低。事实上他们接触外来语是通过媒体和学校，这占调查人数的78%，同时绝大多数人认为外来语的使用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在他们的眼里外来语代表的是新事物和新的信息，若不掌握，信息来源少，就落后于时代，却不曾考虑这种外来语的泛滥甚至可以影响语言的完整性，没有从语言的整体性去看待外来语的使用。这就提醒有关专家们和有关部门需要对外来语的引进和规范问题进行潜心研究，并从政府角度去推广和普及，语言规范要满足人们的语言使用需求。这从另一侧面折射出被调查者的语言观非常开放，语言规范和语言政策的跟进应提到议事日程上。

总之语言态度是人们对某一具体语言的看法，是对这一语言的价值认识和估价。一个民族的语言观念，决定他们对使用语言的认识，对语言存在与发展的认识，制约着对母语的态度，对兼用语和语言转用的态度，以及对所使用的文字的态度。因此延边地区朝鲜族的语言态度较为乐观，对待母语和第二、外语的态度问题上，他们既有开放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

（二）语言接触

在一个双语或多语社会中，语言接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语言间的接触会产生干扰现象，甚至会引起语言变异，出现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由于人操双语这至少拥有两套规范，因此这两个

规范往往会相互干扰，尤其是母语是最熟练的语言，那么对第二、第三语言的干扰就非常明显。被调查者中近一半的人是在学校学习朝鲜语的，但也有61%的人认为子女上学之后朝语能力反而下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双语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究竟双语教学对母语的能力又没有削弱作用，有待于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冷静分析。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语言干扰现象，在发达的双语社区里，由于语言接触频繁，出现了所谓“混杂语”。其特点是从一种语言取得词汇，从另一种语言获得语法结构，“混杂语”不是言语行为者的母语，常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混杂而成，在彼此不能说对方语言，或者有一方不能说对方语言的交谈者之间使用。据崔吉元调查，延边的汉族人跟朝族人谈话，当他知道对方不会说汉语时，就用汉语词按朝语的语序说话⁹⁾。

从延边地区的双语人的语言习得途径我们可以间接了解双语教学和语言接触情况。此次调查显示87%的人的第二语言是汉语，且近20%的人是双语人，而76%的人除了朝汉双语之外，还掌握另外一种外语，调查对象所熟练掌握的文字同他们熟练掌握的语言相匹配，即76%的人是多语多文人，需要注意的是双文人是18%，这说明有2%的被调查者是双语单文人，而这一部分人恰恰是通过民族接触掌握了母语以外的语言。

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73%的人认为所居住地区汉族多，且有71%的人认为周围的汉族不会汉语，有63%的人认为周围还是有不懂朝语的汉族，他们中的80%都是30岁以下。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占全州59.3%的汉族还是比较分散在延边地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朝族人的交流接触的频繁，过了30岁后逐渐在语言接触中掌握朝语，这是朝语对汉族的影响。

就延边地区的人掌握第二语言的途径而言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有70%是通过学校教育习得，而27%的人是通过民族接触来掌握。这恰恰也说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习得过程，即主动有意识的学习及客观所引起的自然学习两种不同渠道，这种不同的语言习得过程所导致的结果折射在很多问题上。朝鲜族是少数民族和延边地区的主体民族，而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口多，再从全国来讲汉族是一个主体民族，人口众多，因此历来重视教育的朝鲜族在具备双语教育的条件下，欣然接受并对子女进行双语教学。而大部分汉族是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工作后同朝鲜族接触，也有了其生活工作需要，并逐渐掌握了朝语。因此在延边地区民族接触范围广，影响深，导致接受教育的朝鲜族是双语双文人，大部分的汉族是双语单文人。

被调查者在媒体报纸语言的选择上以朝语为主，汉语为辅。延边地区有朝鲜语电台和电视台，也有有线电视台，因此给他们提供了能够多接触母语的机会，这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显著成效之一。

在通婚问题上，被调查者有52%的人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认为不会影响夫妻感情。子女配偶民族成分上选择朝族的被调查对象占71%，可见出族内婚姻还是朝鲜族婚姻的主要形式。但表示无所谓的被调查者占22%，相对占较大的比重，可见一部分人的婚姻观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78%的被调查者对延边地区的民族关系比较满意，且有7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国家对延边地区的民族政策落实得情况较为满意。

语言作为最具代表性民族特征之一，它是维系所有本民族人士民族感情的纽带，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播、传承的命脉。而事实上被调查者65%的人是把姓名、话语、交谈等语言有关的因素作为区分周围汉族和朝鲜族的标底，可见语言是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民族认同方面非常主观和情绪化，认为周围的汉族即使不懂朝语，但是可以算作朝族（含不是地道的朝族）的人占86%，6%的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民族成分并非特别敏感，采取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度，也从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融和和民族政策的成功写照。

语用选择，是指双语人根据语境的变化选择使用哪些语言。语用选择又称语码转换、语言转

9) 崔吉元《朝鲜族朱河龙-家五代人的单、双、三语情况调查》，载《民族语言》

换。被调查者在交际中选择什么语言，常受下列因素的制约。一是交际场合。双语人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有的使用兼用语。在延边地区内部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单位，见面打招呼，平时聊天，倾诉心理话或举行民族活动的时候朝语始终是他们主要使用的语言之一。同时绝大多数人已习惯于语言混用，这样他们觉得有助于沟通，很方便。同时在家、工作单位（村子/学校）、集市乃是他们语言混用最为普遍的场所，不难看出被调查者语言混用贯穿于他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已经非常根深蒂固。二是交际对象和交际内容（话题）。在日常生活中被调查者政府官员、同事、商贩交流时使用的汉语比重很大，同前面家庭内部语言成鲜明的对比，这表明汉语在社会中充当着正式语和通用语言的角色。而同20岁以下的年轻人用汉语交流只占9%，可见在被调查者的潜意识中朝语更多的是非正式语，源于情感需求，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但是同政府官员、同事、商贩交流时汉语和语言混用，朝语的这种社会功能同时也是导致周围的汉族接触和熟悉并掌握朝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三是交际的特殊需要，如保密，表示尊重对方。从爷爷辈到父辈再到兄弟姐妹以及儿子辈使用朝语的比重在减少，逐而代替的是双语或汉语。这也表明代际关系对语言也起着一定的影响，同时平辈或较为亲近的人之间的语言混用现象较为明显。但在家庭内部用朝语沟通还是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四是语言态度。语言态度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是社会发展的差异，文化背景、人口数量、年龄、性别、职业、团体的聚合与松散、文化程度、城市与乡村等，因此语言态度在一些场合也决定沿边地区双语人选择语言。

四、结论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生活在延边地区延吉、敦化、图们、和龙、安图、珲春、龙井、汪清等八个县市的朝鲜族。延边地区有着特殊的民族风情和区域特点，同时也是反映中国朝鲜族语言使用现状的一面重要镜子。作为中国朝鲜族聚居地的延边，这里的民族教育和民族政策的成败关系朝鲜族的未来命运。

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不仅是双语人，而且又掌握一门外语，对于他们的语言习得学校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他们所持的语言态度较为开放，主要体现在对待第二语言汉语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外语和外来语的使用方面，可见朝鲜族是一个积极进取、渴望发展和进步的民族。双语问题上朝语作为他们的母语，主要用在家庭生活中，而汉语作为对公或正式的语言扮演着社会角色，汉语的社会功能事实上大于朝语。代际关系在语言使用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即汉语使用和语言混用显年轻化的趋势，隔代之间的母语交流更多是情感的交流。语言混用是语言学习和语言接触多导致的结果，且语言混用现象较为明显，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延边地区的语言转用是相互进行的，即朝鲜族从小开始学习汉语，汉族在生活中掌握朝语，可谓“互通”。延边地区的报刊新闻媒体语言为朝语，诸如此类的民族政策在这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民族关系融洽，甚至把语言作为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出现了民族观和语言观混同现象。在通婚和对待母语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坚决，在他们的心目中母语是神圣而不可侵，拥有不可代替的地位和作用，在对待族际婚姻的问题上较为保守，可见相对而言语言观较为开放，容易实现“走出去”，从此次调查中也内能够发现30-39岁的人只占被调查者的9%，而他们正作为生育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正如调查所表示的那样，延边地区的人口数逐年递减和青年人的绝对持有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应给予关注，人口的减少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才的流失，怎样留住乃年轻人，或者说人才“引进”是棘手可及的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延边地区的语言使用现状表现为双语及语言混用较为明显，这与这里的双语教学及民族接触、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从情感方面他们对母语的的感情很浓厚，对朝鲜族的发展表示乐

观¹⁰⁾。以上是对延边地区朝鲜族的语言使用情况的一个宏观和整体的的一个把握和分析，就朝语和语言混用的具体情况，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描写和阐述。

参考文献

- [1] 戴庆夏《跨境语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
- [2] 戴庆夏《语言和民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 [3] 云桂宾《语言行为和语言技能》(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
- [4] 丁石庆《社区语言和家庭语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5] 全学锡等《中国朝鲜族语言文字教育及使用现状研究》(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
- [6] 王远新〈河北省抚宁县朝鲜族村的语言使用情况和双语调查〉,《民族教育研究》,第一期第15卷 总第65期,2004年
- [7] 金菊花,〈在京朝鲜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若干调查-以事业单位为中心〉,《中国朝鲜语文》,2007年 第2期 总第148期
- [8] 延边统计局编 2005 《延边统计年鉴》(2005),吉林人民出版社
- [9] 延吉市统计局编 2005 《延吉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 [10] 珲春市统计局编 2005 《珲春统计年鉴》(2005)
- [11] 图们市统计局 2005 《图们统计年鉴》(2005)

10) 调查显示有54%的被调查者对朝鲜族的未来表示乐观,有3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乐观,8%的人则表示为失望。

题目：延边地区朝鲜族语言使用现状研究

摘要：本论文研究对象为生活在延边地区延吉、敦化、图们、和龙、安图、珲春、龙井、汪清等八个县市的朝鲜族，本文主要考察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延边地区有着特殊的民族风情和区域特点，同时也是反映中国朝鲜族语言使用现状的一面重要镜子。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不仅是双语人，而且又掌握一门外语，对于他们的语言习得学校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他们所持的语言态度较为开放，主要体现在对待第二语言汉语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外语和外来语的使用方面。双语问题上朝语作为他们的母语，主要用在家庭生活中，而汉语作为对公或正式的语言扮演着社会角色，汉语的社会功能事实上大于朝语。代际关系在语言使用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即汉语使用和语言混用显年轻化的趋势，隔代之间的母语交流更多是情感的交流。语言混用是语言学习和语言接触多导致的结果，且语言混用现象较为明显，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延边地区的语言转用是相互进行的，即朝鲜族从小开始学习汉语，汉族在生活中掌握朝语，可谓“互通”。延边地区的报刊新闻媒体语言为朝语，诸如此类的民族政策在这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民族关系融洽，甚至把语言作为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出现了民族观和语言观混同现象。在通婚和对待母语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坚决。延边地区的语言使用现状表现为双语及语言混用较为明显，这与这里的双语教学及民族接触、民族政策密不可分，而从情感方面他们对母语的的感情很浓厚，对朝鲜族的发展表示乐观。

关键字：延边地区 朝鲜族 语言混用 语言态度 语言接触

The Current Language Use of Chinese Korean
Ethnic Group in Yanbian Area

The research of this study involves Chinese Korean living in eight areas: Yanji, Dunhua, Tumen, Helong, Antu, Huichun, Longjing, Wangqing, etc, aim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language. Yanbian city which owns unique ethnic cultures reflects the language use of Chinese Korean.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bilinguals also grasp a foreign language that play a key role in their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meanwhile they also have active attitude to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Korean as their mother tongue is mainly used in families; Chinese plays more social role than Korean. Intergeneration relationship also has important effect, i.e., the use of Chinese and code-mixing is more popular in younger people, and they use Korean more due to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ir par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ontact may result in code-mixing which exists in every aspects in our living. The language transferring in Yanbian area

is interactive, i.e., Chinese Korean is to learn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 while Han people grasp Korean in daily life. The language used in News media in Yanbian is Korean, which is conducted as the national policy by government and was highly praised. The 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Yanbian is in good harmony. People here regard language as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 even mix the view of language and the view of nationality. Their attitude is solidate on marriage and mother tongue. The co-existence of bilingual and code-mixing in Yanbian area is due to the national contact and national policies. People here have deep feelings to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optimistic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Korean.

Keywords: Yanbian area, Chinese Korean,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contact